

現代評論

第三卷

第三十五期——第七十九期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金融風潮(文)

內亂與外國(召)

—— 蒲立央內閣和他的財政計畫(皓)

平民革命的目的與手段

日本的政府及政黨

法國帝國主義的前途

閒話

母性(小說)

白河之畔的戀詩(詩)

臨時抱佛脚

通信

武昌師大國文系的真象

制慾政策只有消極的效力麼？

高一涵

松子

林喬年

西澄

性仁

宗樹男

陳翰笙

蔣鑑章

曲殿元

本刊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報價

國內：郵寄半年大洋八角五分；全年大洋一元六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期。日本朝鮮同。歐美各國：郵寄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三元四角。零售：北京每份銅元十枚，外埠大洋四分。不道郵購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以九折計算，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凡訂閱本刊者可將後面附印的訂閱單剪下依式填就隨同隨信直寄本刊定報處為荷

本社印有代售簡章，函索即寄。

廣告價目

地位	面積		面積	
	論前	論中	論後	正文後
全面	二十元	十五元	九元	三元
半面	十五元	九元	六元	三元
四分之一面	九元	六元	三元	三元
八分之一面	六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登四期以上九折，十二期以上八五折，半年以上八折，全年七五折，插圖價另議。
發行所北京黃化門內張兒胡同十八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三卷第五十三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週年紀念增刊預告

本刊是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版的，現在再過一星期便是本刊滿週年的生日了。本刊同人決議於最近期內出一本專號，做為滿週年的紀念。撰稿的人除本社同人外，更請了許多位朋友幫忙。

凡直接向本社長期訂閱現代評論者，本社奉送紀念增刊一冊，概不收費。

文學研究會叢書

新文學概論

一冊四角

本間久雄著 章錫琛譯

此書分前後兩編前編文學通論論述文學之原理及性質後編文學批評論述文學批評之原理及方法書中引證泰西諸國權威的著述非常詳贍而條理整齊裁斷謹嚴尤為可貴譯文亦明白曉暢不可多得

商務印書館出版

現代社文藝叢書已出版者

第一種 玉君 每本實價五角

第二種 志摩的詩 每本實價一元

第三種 一隻螞蜂 及其他獨幕劇每本實價三角

親愛的丈夫 每本實價一角

上列各書俱由現代評論社發售凡欲零購或批發者請直接與該社接洽代售另有簡章函索即寄

現代文藝叢書第一種 玉君再版出版了

這是楊振聲著的長篇小說，第一版不及四月，即已售罄。發行處接到各代售處或個人紛紛來函索購，愧無以應。可見社會人士歡迎心理之一斑。現在再版業已印出，除寄發先行預定者外，存書無多，購請從速。書由現代評論社發售。定價五角，不折不扣。郵費代價，作九折算。

時事短評

金融風潮

中國的金融風潮也和政潮一般，一年免不了發生一度。經濟恐慌是任何國家都有的現象，本不足為奇。但是中國的金融風潮

，每每只限於公債，這次更只限於九六公債，這確是中國其他產業不發達之表徵。同時與公債有關係的人，不僅是金融界，商界，乃至一般社會幾乎人人沒頭其中，所以公債市場一旦發生風潮，全社會都受其震盪。這次的九六公債發生風潮，伏因遠在去年，去年下半年各種公債大跌價，九六公債由四十餘元跌至二十元上下，做虧貨的大獲其利。今年的時局比去年尤為混沌，其影響所及，一般人都以為今年公債的價格必較去年尤為低落，不意適得其反。何以發生這種反對現象，有三種主因：

第一是北京與上海市面不同。北京的人，看見政局如此不安，而認為公債必然跌價，固然是正確的觀察；殊不知同時上海的金融市場非常變動，遊資甚多，多投於公債——尤其是九六公債，所以北京方面儘管賣出，上海方面却一律買進，其結果成為貨少錢多，價格自然上漲。

第二是做虧貨的多量補進。做虧貨的到了交割之期，就應交出現貨，但是手頭無貨，不得不以重價向市面收買，以致現貨更加缺乏。

第三是安格聯的舉措不當。總稅務司安格聯因經營稅款和公債基金的緣故。他的一舉一動都與公債價格有重大的關係。他此次對於九六公債的舉措太不謹慎，他雖力辯其無操縱的事實，然而誰肯信他；尤其他那種飛揚跋扈，以太上財政總長自居的氣餒，自然令人發生反感。

總而言之，有做虧貨的便有做長貨的，有做長貨的便有做虧貨的，「兩人矢人」，都是一樣，其中的關鍵，實在乎做「空」的弊病。做虧貨的人手頭不必有貨而一開口便可賣出數十百萬，做長貨的人不必有錢而一開口便可買進數十百萬，以致交易的數量超過現貨的數量不知若干倍，價格自然不能安定了。所以最要緊的是應以嚴法禁止做空貨，凡做虧貨的人所賣出的不能超過他手頭所有的現貨，同時做長貨的人所買進的不能超過他手頭所有的現錢，完全以現貨現錢為交易，交易數量自然減少，而價格也可確定了。至於治標之法，一方面應停止交易，一方面應將各銀錢號及個人的交易一一清查，一筆一筆的計算清結，總使做虧貨的人不致受重大的損失，做長貨的人不能得法外的利益，方是正辦。

(文)

內亂與外國

一星期以來，各報紛載：蘇俄在中東鐵路拒絕運送奉軍；日本增派軍隊入奉天，加派兵艦入大連；英兵一大隊由天津開往落堡；法國飛機由漢口運往山西；種種消息。

民國以來，國內黨派，彼此爭奪，勾結外國，借爲臂助，喪權辱國，在所不惜，甘心賣國，以同一道，軍閥政系，莫不皆然。所謂親日，親英美，親法，親俄，種種黨系，美其名曰外交政策，其實爲虎作倀，自殘同類。我們所以極力主張在國家組織未臻鞏固以前，聯外都是賣國，就因爲這個原故。現在中國內亂方殷的時候，果然，外國「虎」與內國「倀」一齊都動作起來了。軍閥，政客，學棍們還不覺悟。

(召)

蒲立央內閣和他的財政計畫

自班樂衛新內閣又辭職後，法總統隨即先後邀請蒲立央，杜美，赫禮歐三氏組閣，然皆試而不成。於是法國這次的新潮，在

第三共和時代中途變成一最長久最難決的大問題了。最後由總統的再三央請，蒲立央氏迫於公誼乃允出而再試。結果雖仍不得社會黨的贊助，然以中央及左黨爲基礎，在現在的議會中，亦不難維持一時的局面。何況自去年總選舉以來的左黨聯合(Cartel des Gauches)，這次竟以財政意見的不同，表示破裂，則今後社會黨在議會中，雖仍佔有議席約二百左右，但他們的與黨既去，勢

力自然大不如前，蒲立央利用這個機會，或者在議會中能減除一部分的困難，亦意中事。

至於蒲內閣財政計畫，爲渡過目前的難關計，首先要求增加法蘭西銀行的發行票額七十五萬萬佛郎（合從前法定額五百十萬萬計算共爲五百八十五萬萬佛郎的法定發行額！）。就中政府擬暫借六十萬萬佛郎用以償還本月八日到期之財政部證券等項。至將來對於此項償却的方法，則擬就本年度稅金中未納者於年內徵收三十萬萬佛郎外，並已決定增課特別稅三十萬萬佛郎，限來年三月一日繳納；大抵以直接稅爲主，將現行稅率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云。這種緊急提案，已在下院以四百十五票對四百四十四票通過。兩月以來法蘭西不安的政局，或可因此得保一時的小康了。

(儲)

平民革命的目的與手段

高一涵

「平民革命」本是一個好聽的名詞，至少在中國還沒有被人輕薄過，可是同時做平民革命的實行家自己也不要點污了他的清白纔好。依我的淺陋的愚見說：要想不自糟蹋了這個好名詞，第一要弄清楚這平民革命的目的和手段。

人人都知道：凡做事有手段無目的，便是瞎鬧；有目的無手段，便是夢想；有目的有手段，而手段與目的自相矛盾，便是自

殺。這個淺薄的理論是盡人皆知的，可是一到實行起來，却往往不免自相矛盾。在他們做得興高彩烈的時候，你要是從旁邊插嘴說他們不對，他們往往對你翻白眼罵你，甚至於說你是反革命。

平民革命的目的何在？我個人對於這個問題當然不能作具體的答覆，可是籠統的說起來，總不出下列的一個最小的限度。就是：

(A)對內至少須要求一個立憲的，公開的，和有計畫的民治政府，至少須要求定下廢督裁兵及保障言論自由集會的政策。

(B)對外至少須要求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至少須要求中央政府絕對不受任何帝國主義的勢力暗中操縱。

如果連這樣最低限度的主張都不能提出，那麼就根本上不能大吹法螺，說是平民革命。

假定平民革命的目的如此，那麼這種革命成功是那一階級受害呢？我可以毫不躊躇的答道：軍閥。照這樣說來，平民的對頭就是軍閥，平民革命就是打倒軍閥；必得把軍閥打倒，平民革命的目的纔能夠實現。不然你要立憲的政府，他偏要專制的政府；你要公開的政府，他偏要秘密分贓的政府；你要有計畫的政府，他偏要無計畫的政府。你要廢督，他偏要造督；你要裁兵，他偏

要招兵。……你要打倒帝國主義，他偏要靠着帝國主義生活。便怎麼樣呢？

我所謂打倒軍閥，乃是推翻一切的軍閥，並不是聯絡甲軍閥，打倒乙軍閥；今天聯甲攻乙，明天又聯丙攻甲，乃是那抱要狗熊主義的政客做的，不是平民做的，乃是那抱復仇主義的失勢軍閥做的，不是平民做的。在平民的眼光看起來，甲軍閥，乙軍閥，丙軍閥，丁軍閥：皆是一個娘養的，皆是吃人不償命的虎狼，皆是殺人不眨眼的強盜。

平民要開得不耐煩，學學政客先生們，好像鬥蟋蟀一般挑撥他們打着玩，那我們可以不說話；平民要有仇不能報，學學失意軍閥們，借刀殺人，讓我們從旁邊看得一個痛快，那我們也可以不說話。如果口中自誇我是無政府主義家，手中執着紅幟表示我是共產主義家，或者懷中挾着書包自稱是民主主義家，你們再要聯起軍閥，利用起軍閥，或者垂首乞憐於軍閥，那就真是梁任公所罵的『傻小子』的行爲了！

無政府主義家，共產主義家，民主主義家，無主義主義家，今天這個主義明天那個主義家，請你們不要做那某軍閥比較好些，某軍閥聽我們指揮，某軍閥被我們利用……等等不成夢的好夢，白白的把這『平民革命』一個好聽名詞弄糟了。纔是『中華民國萬歲』！

日本的政府及政黨

(松子)

……聽了植原博士的講演之後……

對於一個國家，不因為她是我們的仇敵，就可以不去研究她的事情。我們中國的國民本來不注意外國事情，缺乏外事的常識。但是把歐美事情和我們近鄰的日本事情比較起來，現在中國人對於前者研究的趣味比較還多，而對於後者好像有竟至不屑去注意的樣子。尤其關於政治一項，近來明明有偏重歐美方面的研究，而忽視日本方面的注意的趨向。不但一般言論社會如此，便是學界又何莫不然。在那一個大學和政法學校的裏面有把日本的政治作成科目講述或併在比較政治裏面講的？這種忽視日本政治的態度，畢竟是錯誤。日本的政治不是全然模仿歐洲的，牠有牠的特徵。除掉純然學術的價值外，我們在實際利害上也有注意日本政治的必要。我們明白一國的政治的組織，牠的運用實況和牠的趨向，便是了解這國政治勢力的根源，政策的性質和其趨向的第一步。主持侵略中國的對外政策之日本政府，究竟是怎樣一種性質的政府？牠們的基礎樹在甚麼上頭？牠們的生命是否永久不變的？是不是近鄰的中國人要應該首先知道的事情；本書這種感想，所以我以充分的興會去聽植原悅二郎博士在北大的講演，而且以充分的興會在這裏把他的講演的要點提出來介紹給公衆研究。

植原悅二郎氏多年在美英兩國研究政治學，他是能以歐美政治學的眼光來觀察他本國的日本政治之一人。

他在倫敦著有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Japan* 一書，表示他關於日本憲政的發達有特殊的研究所。他現任日本眾議院議員，實際參與日本最近民主政治的運動。所以給外國學界講「日本之政府及政黨」，恐怕植原氏再適任沒有了。

現代日本立憲明治，根據於明治二十二年，即西歷一八八九年的帝國憲法。這個憲法是欽賜憲法的形式，取法普魯士君主立憲之原則，而參照日本之歷史及國情制定的。這是德意志流的帝王神權說和日本的天皇萬世一系的大權說的混合品。要明白憲法的性質，我們便要知道在日本明治維新預備立憲的時候，新派政治家中間關於國政原則有兩派主張一派以伊藤博文為首領，他是主張普魯士式的君主立憲政治的；他一派以大隈重信為首領，主張採行英國式的議院政府制。假使大隈派的主張制勝，日本全然成為英國式的議院政府制，日本的政治也許就沒有甚麼大的特點，而她的國家政策趨向也許和後來實現的有點不同。事實上則伊藤派的主張制勝，憲法由他一手制成，日本的立憲政治乃成現今的君主大權政治的形式，而有牠的和歐美立憲政治不同的處所。在政治學上倒很啓人研究的興味。

從植原氏的講演裏，我們找出日本立憲政治的幾個特點。

第一是元老的優勢。元老這個階級，可說是日本現代政治上最特殊的東西，他們在日本政治上構成憲法機關以外的一種特殊勢力。在君主大權政治的國家像戰前的普魯士，君主得不問任何個人或機關的意志，自由任命國務大臣。而在另一極端，則行議院政治之國家組織內閣的人當然為議院占多數的政黨首領，換句話說，就是以議院多數之意思，定內閣的組織。但是日本的制度不屬於任何一類。在日本內閣更動問題發生的時候，照例由天皇諮詢所謂元老的意見，以決定命何人組織後繼內閣。內閣的首領必然是元老所推薦贊助的人。至於議院的多數意見如何，組織內閣的人是否任議院占多數都可不問。這是一種很奇怪的制度。元老這個制度在憲法上沒有明文，他們的權力從何得來？就事實上說，他們也不一定

有那樣的勢力？唯一的說明，他們都是日本代表藩閥勢力的，換句話說，便是代表日本國內的實力派的，比方山縣，井上，伊藤之流代表長閥，松方代表薩閥。維新建設的事業由薩長兩強藩包辦，一切實權，尤其是陸海軍，都操在這二強藩人士手裏。所以原來所謂元老便是代表這兩個藩閥的老政治家。而後來升進為元老的，便都是屬於兩藩閥的政治家，而和老輩的元老有關係，而得他們的信任的。前者之得進為元老，是由於後者的提拔。這樣說來，我們可以說，日本的元老是一種自己互推的階級而代表國內的實力派，尤其軍閥的。似乎日本的政治勢力最後也還在軍閥，不過日本的軍閥潛伏在法律的範圍內以行動，以憲法的機關為他們攬權的工具罷了。

日本政治第二個特點是內閣總理實權最大。日本天皇在憲法上雖然權力極大，但這些權力都依國務大臣以行使，天皇只於在社會上為日本人民信仰之中心，但在政治上不占重要地位。依植原氏之說，日本天皇之實際權力，在世界各國君主中可謂為最小的，連所謂虛君共和之英國國王的權力都比不上。至於元老呢，他們雖然在內閣更動的時候，有推薦內閣總理，左右一切的權力，但是內閣一經成立，元老便失了發言之權。此後一切權力都操在內閣總理手裏。日本內閣總理能自由行使憲法賦予政府的一切大權，而不受議院的限制，他在名義上是對天皇負責任，而非對議

院負責任的。於是植原氏認為日本內閣總理的實權，比較英國的內閣總理或美國的總統之權力還要大，恐怕在世界政府首領中權力是最大的了。而這樣的大權力，可以從外交，條約，軍事，財政，命令等項事件上看出來。植原氏關於這點的說明，很給了我一點新觀察，引起了我們的研究興味，因為這一點是我們平常都不曾注意到的。可是植原氏的說法在理論上雖很動聽，可是他把日本內閣總理的權力看的這樣特別大，是不是全合於事實我們究竟尚有懷疑。日本天皇大權有名無實，是不容疑的。但是日本的元老究不見得在內閣成立以後，便全任內閣總理自由行動而干涉政治。試問日本是不是曾有過內閣的危機，因元老干涉而引起，是不是有的內閣因為政策不見容於元老而辭職？除掉元老以個人的權威及後面的實力可以左右內閣生命外，他們以樞密院大臣的資格，在這個憲法機關內也有充分妨害內閣政策施行的能力，因為依日本憲法，樞密院有依天皇的交議審議一切重要國政之權。說內閣在權力執行上完全是自由的，因而說內閣總理是最有權力的，似乎有點不合事實吧。

日本政治上第三個特點便是議院制度之非代表的非民主的性質。日本的帝國議會以貴族院衆議院之兩院組成。兩院的權力大略相同。貴族院部分的由世襲貴族，部分的由所謂勅選議員，部分的由所謂多額納稅議員組成。這一個議院，不過是代表貴族富人及

官僚階級，和民間無大關係，在政治上也不見得有十分的活動，暫且不論。至於衆議院，則是日本人民參政的唯一機關，是日本文法機關中唯一的民主分子的部分。可是這個民選議院不但是因為財產資格之限制致選舉有權者（選民）的人數很少，不能代表國內一切階級；而且因為選舉的腐敗，以致選舉大抵有名無實，而使議院失掉代表性。日本雖有防制選舉腐敗的法律，雖然對於不法的選舉行為也常行司法的檢舉，可是賄賂買收的風氣盛行，而威嚇和情實的關係也是慣有的事。況且日本本是一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之國，政府可依其屬下的地方官，尤其縣知事，以操縱選舉。我們看見日本每次總選舉的時候，幾乎總更動大批地方官，目的在操縱選舉，是公然的秘密。植原氏說，他自己說到日本選舉腐敗的情形，至於覺得自己太慚愧，有說不出口的地方。關於這一點，植原氏所說正足以證明日本的政治究竟是假立憲假代議政治。我們並且深有感於中央集權，官僚政治本位的國，地方自治不發達之國，民選代議政治不容易名副其實。法國議院政治的腐敗已經給我們以教訓，近邊日本的榜樣更加可以注意。講代議政治而不注意在地方自治，便是本末顛倒了。

所以就全體觀察，現代日本政治，還脫不了軍閥官僚政治的性質。

日本雖然立憲開議會有了三十多年的歷史，畢竟不曾行過真

的立憲代議政治。然則我們對於日本立憲政治的前途使絕望嗎？不，植原氏舉出了幾種新傾向，表示日本政治向着真的立憲政治（植原氏這裏指廣義的立憲政治而言，包含着議院政治在內）的路上走。

第一是選舉權的擴張。在日本立憲之初，距現在約三十五年前，日本的選舉有權者（選民）不過四十五萬人。二十五年前選舉法經過一度改正加成百五十萬人。在五六年前又經過一度的擴張，選民增至三百萬人。去年普通選舉案通過，選民之數更加擴張，凡二十五歲的男子都有選舉權，則明年若行總選舉，選民當有千三百萬人左右。日本這樣的漸次擴張選舉——由納直接稅二十元之財產資格變成一般成年男子選舉，也不能算是民主主義的勝利。選民人數增加的結果，選舉運動難於行便利誘惑，自然選舉腐敗之弊減少。而加以國內政治教育漸發達，選民增加獨立性，明年若行總選舉，情形當大不同於以前。

第二是政黨內閣之趨向。以前日本內閣組織必聽命於元老，而議院無力。然而從前年清浦內閣自始即遭議院不信任而失敗後，日本政界漸覺有非依議院之力不能組織內閣之勢。所以今後內閣更迭，後繼內閣的組織當可擺脫元老的勢力。預計明年總改選結果，現內閣的與憲政會在議院若占少數，加此總理必推反對黨之政友會組閣無疑。

第三是解散議院的意義之變遷。日本從明治二十三年舉行第一次衆議院選舉以來，議會已經開了三十年。在前二十年中，日本解散衆議院不知有若干次。但是當時解散議院的意思，不是如英國憲法家所說的訴諸民意，而是另有一種意思，就是：懲罰議員。這是說議員是不應當反對政府的，解散議院，便是懲罰反對的議員的方法，因為他們因此失掉議席，又要重新競爭選舉。日本的憲法學者上杉愼吉氏在東京帝國大學內公然把解散懲罰主義倡爲學說，便可見一斑了。可是現今對於議院的解散，已漸漸不說其懲罰，而說是訴諸選民。這個變遷是很可注意的，因為這是承認議院政治的一個徵象。

第四是新的政黨漸漸成立。日本雖然從開議院以來國內有多數政黨存在，可是以前的政黨不是真正的政黨；那些都只能說是朋黨，私黨。政黨是以主義政見結合而謀處理國政之團體，而日本以前的政黨，沒有這種團體的性質，他們不過是利益的結合，所以只能說是朋黨，私黨。現今則漸漸的有依主義結合的政黨成立。現今日本的政黨有三個，就是：憲政會，政友會及政友本黨。預計明年議院改選的時候，必成憲政友友之兩黨；政友本黨大部分必復歸政友會，也許有小部分加入憲政黨的。此外也許勞動黨可占五六議席，無所屬也許有數席。全體說來，日本必成兩大政黨對立之勢。而真正的大政黨的存在，是立憲政治，議院政治

運用的要件。

歐戰以來，民主主義的潮流在日本已有不可遏抑的勢子。普通選舉制施行，民衆加入政治，成爲新勢力，舊勢力及倚舊勢力而拉攏的元老當然不能維持以前的舊權威，而日本的政治快要達到議院政治，政黨政府的階段，是不容疑的事。關於這層，我們對於植原氏所說是十分同感的。但是議院政治的圓滿運用，必賴有組織完固的政黨。日本今日政黨，果如植原氏所說的脫了朋黨，私黨的性質嗎？現存的各黨在主義政見上果有明確的分界嗎？將來在實行握政權的時候，他們的黨員究竟能毅然爲主義政見而奮鬥，而不依私利感情以決向背嗎？我們仍然有點懷疑，可惜沒有得到植原氏的說明。

最後植原氏結論日本的政治是軍閥官僚政治，而不是國民政治，所以像中日二十一條之交涉不是代表日本國民的意思。今後日本變爲真立憲代議政治，民治國家，中日兩國國民的真正親善乃可能。中日二十一條固然是日本官僚政府的政策，但是日本國民果然不曾贊同嗎？一個國家，尤其像日本國家主義發達之國，行了民主政治之後，便不好侵略嗎？我們也不能無疑。日本由軍閥官僚政治變成民治，誠或是侵略主義對外政策改變之第一個要件，但僅此一事不是就可以根本變更日本的對外政策的。大和民族的狹隘的國家主義不打破，儘管政體變成民主，日本的對外

政策，尤其對中國侵略政策，恐怕不會有很多改變吧！

(十四，十二，一。)

法國帝國主義的前途

林喬年

法蘭西的帝國主義，在這次摩洛哥的戰爭，算受了很大的打擊，他雖和西班牙聯合，把里孚打敗，但這不過是暫時的勝利，還不能說是從此一勞永逸，而且阿薩耳克林正乘着現在秋雨連綿，法軍休息的時期，招集精銳，預備捲土重來，法人要把里孚征服，恐怕非再有重大的犧牲不可，而敘里亞的騷亂，受了摩洛哥的響應，復逐漸擴大，更是使法人疲於奔命。

敘里亞原來是土耳其的地方，歐戰後由國際聯盟會委任法國統治，統治地的性質，和殖民地本不相同；但法人處心積慮，早已視敘里亞爲他的殖民地，法國在敘里亞的軍事最高委員沙螺將軍，接任之初，即干涉人民的自由，他的部下，更奉承意旨，變本加厲，所以激起士利士部落的反抗，把法國在達馬士城的軍隊，殺得片中不留，後來沙螺犧牲三千多的兵士，方把達馬士收復，自從此役後，法人以爲士利士再無叛變的能力，但現在這個部落，又和法軍在達馬士混戰，法軍用大炮轟城，並不預先宣布，因此無法逃避的婦孺，羈身於槍林彈雨中，達數千餘人，這種慘無人道的舉動，竟出之自稱爲文明的法人，實是人類的大辱呵！

法國自統治敘里亞以來，因受地方人民的反抗，兵士戰死及失蹤者，計六千餘人，而用去的軍政費，復達三萬萬佛郎之多，所得結果，還是這樣，與政府反對的右派，便藉着這個題目，攻擊左派政府，說他用人不當，班樂衛見沙螺把敘里亞弄糟到這個田地，也只好將他撤任，以免貽反對黨的口實，且擬將敘里亞軍事最高委員，改為民政長官，以期於政策上，稍為和平，博得敘里亞人民的好感，現時敘里亞的亂事，已成為法國政治上的重要問題，國內輿論，有的說亂事是由沙螺引起，應將他交付軍事裁判，以為溺職者戒，有的說法國在敘里亞統治權的期限，不久將完，不如屆時將敘里亞交給國際聯盟會，聽他處置；因為這個地方的民族，好亂性成，防不勝防，如其用去鉅額的軍餉，增加軍隊，以壓制他們，加重國家的負擔，實不如乘時放棄，較為得策，可見一部份法人的心理，已經知道法國的帝國主義，並沒有得着什麼利益。

敘里亞和摩洛哥的戰事，法國因地理上的關係，還算容易應付，若遠在東亞的安南，如果和他反抗，他的帝國主義，便要根本搖動，從安南總督馬蘭在廣東沙面被炸後法國政府，已知遠東情形，迥不如前，即首肯應付方略，觀新任安南總督亞歷山大華舍所發表的政見，就知安南的不穩，及法國此後政策的趨向了，他說：「法國最大的屬地是安南，但人種不同，文化亦異，欲鞏固法國在安南的地位，須從改良政治着手及從教育上謀兩民族間的互相了解，我們苟不把遠東情形特別注意，則法國將來在安南的困難，一定要超過摩洛哥及敘里亞之上。」他的眼光，還算不錯，原來安南的革命，在大戰時候，已經醞釀，現在受了摩洛哥敘里亞的影響，據說又有獨立運動，苟安南大多數的人民，覺悟起來，繼續奮鬥，我相信得過法人是無法征服他們。

總上面觀法國屬地的變亂已有繼長增高的勢，法人雖擁有世界最強大的陸軍，和幾千百架的軍用飛機，然終不能抵抗民族自決的潮流，回顧佔據魯爾，舉世側目，而莫敢誰何，他的帝國主義真如日中天到了現在可說是如沉沉西下的夕陽雖紅光燭天但已到黃昏時候了。

閒話

西瀝

本刊第一期是去年十二月十三出版的，本期出版又是十二月十二日了。我們與讀者以文字相見已經一年。第一期出版的時候，正值直系初敗，奉系氣焰漸張，本刊週年，又正看着奉系敗亡逃北了。這一年中，時局多故，外患日迫，教育界尤其表現不安的現象，可是我們回顧本刊這一年來的成績，幾乎沒有一句話我們現在希望當時沒有說，就這一點似乎已經可以自豪了。

本刊的態度，可以說在中國評論界裏開一新例。中國人是

沒有是非的。他們是抱着「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那種見地的。在他們看來，凡是同黨，什麼都是好的，凡是異黨，什麼都是壞的，凡是朋友，什麼都是對的，凡是仇敵，什麼都是錯的。除了這樣的善惡是非，就沒有善惡是非。歐洲人在十八世紀以前，本也是這樣的：世間只有兩種權力，一種屬於上帝，一種屬於魔鬼；好人不會有半點過錯，惡人不會有一善足取。中國的物質文明本來不過十八世紀的歐洲那樣，精神文明，雖然許多黃帝的子孫在那裏大吹大擂，實在還趕不上人家的十八世紀。在「黨同伐異」的社會裏，有人非但攻擊公認的仇敵，還要大胆的批評自己的朋友，在提倡民權的聲浪中，有人非但反抗強權，還要針砭民衆，在以好惡爲是非的潮流中，有人本科學的精神，以事實爲根據的討論是非，自然最初不容易得一般人的瞭解。十八世紀的人是不能一步便跨到二十世紀的。然而一年以來，一般人已經並不覺得這種態度的特別了。

本刊的第二種供獻，是所有的批評都本於學理和事實，絕不肆口嫚罵。這也許是「紳士的臭架子」。可是我們覺得不研究事實的真相，隨口罵人，三尺童子也很能自己爲之，用不着費偌大的精力時間辦一個報來，專做那種事。花是人人愛好的，魔鬼是人人厭惡的。然而因爲要取好於衆人，不惜在花瓣上加上顏色，在鬼頭上裝上義角，我們非但覺得無聊，還有些嫌它肉麻。

至於本刊的文藝部分，別的不敢說，至少在中國的新文壇裏添了幾篇極有價值的創作和批評。這一部分是絕對的公開的，投稿的人不論社內或社外，有名或無名，文壇的老將或新進的作家，甲派或乙派，都受同樣的看待。在我們發表的文字裏，固然有許多名字是家喻戶曉的，然而有幾篇是我們至今還不認識的朋友的處女作。我們看稿的標準也許比較嚴格些。這一層我們得到讀者的合作的。我們偶然有時把標準微少放低些，少不了便有讀者寫信來責問。這種信件真給我們不少的鼓勵，因爲平時懶得理，現在一總的道謝吧。至於對於投稿的人，我們自然同樣的感激。我們只恨本刊的篇幅太少了，所以來稿往往得壓了多時才發表，有時連極有興味的文字都不得不割愛。



不過一個月以前那位鎮威上將軍手下有三十萬大兵，現在呢，不得不光身托庇於外人了。軍閥們好像一種蟲豸，澎湃極大的時期便免不了分裂，這在民國已經成一種公例，可是總沒有這兩年的分裂得快的了。這種方法是最容易效法的了，將來同樣的事還多着呢，可是以後誰還相信誰呢？軍閥的爭鬥，本不過是「雞蟲得失」，我們張開了眼睛瞧着吧。

可是有一層我們倒值得注意的。民國以來，有實力的，只有袁世凱雄才大略，是個了不得的人才。中山先生是新世紀的政

治家，現在的中國實在還配不上有他，所以限於實力，什麼也行不通。其餘的軍閥，都是時勢造成的草包，是什麼東西呢？所以他們完全是政客們的傀儡，弄得身敗名裂還不知道什麼一回事。現在可大不相同了。西北的馮，東北的郭，東南的孫傳芳，廣東的蔣介石，都是兵力極充足的軍人，同時又是神出鬼沒的政客。他們能同軍人打仗，他們也能同政客弄手段。很少軍人是他的對手，也很少政客鬥得他們贏。他們這四位再加上一個地盤還沒有鞏固的吳佩孚，大約中國最近幾年的命運在他們手掌之中了。（我實替大政客先生們發愁，他們的鐵飯碗恐怕打破了！）

馮玉祥是一種清教徒，蔣介石也是不賭，不狎妓，不飲酒，不吸煙的，吳佩孚雖然做幾句歪詩，喝幾杯老酒，做人方面是竭力模仿古代的儒將的，聽說郭松齡的私德也非常清介，（只有孫如何，好壞都沒聽說過），這總算是一種好現象。

小說

母性

性仁

孩子！誰願意要孩子？一個女子青春的辰光能有幾時？要不是及時行樂，一天到晚死守在家裏，把你全副的精神，一生的光陰全費在孩子們的身上，給孩子們做奴隸，那才是冤呢。並且還

有一層，要保全夫婦間的感情不能有第三者居其中，孩子便是障害他們感情的第三者。一個婦人生了一個孩子已經把她愛她丈夫的一半感情轉移到了孩子的身上，生了兩個便把整個兒全交給了他們，若是生了三個，四個，甚而至於五個或六個，連她丈夫的愛情也要倒貼給他們了，那是萬萬不能的。

這是趙太太向來所相信的至理名言。

趙太太年輕的時候最怕有孩子。她的難得的、倏忽的、寶貴的青年，無論如何，不能輕輕的斷送在幾個小生物的手裏，所以她用盡方法不能使她自己有做母親的機會。十幾年來她居然在她的社會裏得到了交際界的明星的尊稱。異性的都拜倒在她的裙下，近性的都羨慕她的丰韻，連她自己也很驕於她保持鮮妍的秘方。近來情形可是改變了。交際界的明星的尊稱已經轉移到叫她伯母的，阿姨的，嬌娘的人頭上了。她自己雖然竭力借重化妝品的神通，究竟還遮不住鼻梁與兩頰上的鮮明的雀斑，去不掉眼梢邊的幾條細紋，更添不了少時的那種水潤。眼看那些嬌柔光豔的姑娘，少婦們不由得她自慚形穢起來。趙太太由慚愧以至於嫉妬，由嫉妬以至於氣憤，率性從此杜門不出，免些煩惱。但是這一夫一婦的小家庭，她漸漸的覺得太單調，太枯窘，彷彿缺少什麼東西似的。

這一天，趙太太臥在二等病房內的右手一張病榻上，左手一

張上也臥着一個年輕的大約二十以上二十五以下的婦人。她有一張清瘦潔白的鵝蛋臉，一頭蓬鬆，漆黑的頭髮。這時她的臉正向着趙太太。她的腦袋偏着枕在那條平放在枕上的左臂上。她的一雙笑吟吟的黑而有光的眼睛，默默的注視她懷裏那張白裏透紅的，兩眼緊閉着的小臉上。那張小臉上的小嘴微微的一動，那少婦自然而然的兩眼一眯，嘴唇一噙。小臉上的雙眉一蹙，那少婦急忙拿起那隻攔住小孩的右手，輕輕的在小背上拍幾下。趙太太看見眼前這一個潛着身子，側臥着，臉上說不盡的慈祥，溫柔，恬靜，那一個粉嫩的，一塵不染的，難以形容的天真，極親熱的兩相偎抱着，當時不由得她心中一動，發生一種感覺，這一種感覺不知是甜是酸，一時辨別不出什麼滋味來。不過她記得十四年以前她丈夫向她求婚第一次和她接吻時她曾有過的。還有一次，她獨自坐在花園裏，月光底下，聽見遠遠傳來幾聲宛轉抑揚的鶯聲的時候她曾有過的。但是這次的感覺更深切，滋味更濃厚，使她忍嚥不住，不待紹介，便開口問了：

「啊，您這位是弟弟，是妹妹？」

「女孩子，」那少婦回答說。「您有幾位？」

「我沒有。」

「從來不曾有過？」

「我不願——」她立刻改變她的口氣：「是有過，都沒有

活。」

「真可惜！」那個少婦很同情的說。

這一句話卻刺了趙太太一針。兩人默默不語的躺了半天。

醫院內的規矩，二等病房在午后兩點至五點之間，可以有探病的客人，但是這天沒有人來探望趙太太。她的眼睛永遠沒有離開那扇房門。但是兩點，三點，到了四點也不見人來。這時房門口現出一個男子的黑影，她修的狠熱心的支起半個身子來一看是那少婦的丈夫便又沒精打采的躺下了。到了五點一刻的時候，趙太太知道是無望了。

「我丈夫不來了，」她始恍然的說。「他是赴會去了。每禮拜六下午有會的。他天天都能來，唯獨今天要赴會去，我方才糊塗了。」

到了第二天，她對那少婦津津不倦的大講她自己的各種長處。她的跳舞的姿勢怎樣的窈窕，她的嗓音怎樣的清脆，她寫的字，畫的油畫，怎樣的蒙人贊許。她又說到她丈夫——希平——怎樣的有學問，怎樣的有名望，什麼會都來請他去講演，那一件公共事業也短不了他。並且他又怎樣的體貼她，祇要她心裏稍微有點不耐煩，他便要哄她出去散心，或者陪她出去買衣料。真的，她的衣服什麼時新的都有。她丈夫給她花錢買衣料從來不心疼的。往往不等她要求，先慈惠在前。像他這樣的丈夫再好也沒有了。她

講到這裏很得意的看看那少婦，彷彿告訴她一生中有了這樣一個丈夫，還要什麼呢。

午后四點鐘，希平來了。他把帽子摘下，放在牀前小桌上，便在他太太的旁邊坐下。兩人見面並沒有寒暄，但是各人心裏都很喜歡。

「昨天下午你在那裏？」趙太太開口問。

「開會去了。」

「什麼好地方，連太太病在醫院裏都不管了？」

趙太太說這句話，其實沒有一點生氣的意思，因為她見了她丈夫心裏很高興，故意用這話來掩飾的，可惜希平沒有會意。

「哦，我每星期六下午有會，你不是知道的嗎？」

兩人半響不作聲。

趙太太自從昨天盼起，盼到今天，盼她丈夫來，滿心希望能夠從她丈夫那裏得到些什麼來補償她眼前所渴望的，所缺少的。但是她丈夫那裏能知道她的心事，又那能滿足她的希望。

這時趙太太又找上一個別的差兒。

「我的外套送來了沒有？」她突然的問。

「還沒有。」

「你也不替我催一催，我的事情你是不放在心上的。」她快快

的說。

「忙什麼呢？你又不等穿。」

「怎麼不等穿？下星期一我出院去要用的。」

「下星期一你能出去？醫生說的嗎？」他信以為真的了。

「不說，我也要出去。」

「不要糊塗。好好的多住幾天，等好了再回去。」

「啊，你不願意我回家，我知道，我不在家你可以大大的自由，是不是？」

「你瞧，你這小心眼兒。」

「是不是呢？你說。」她緊追著問。

「這真叫好心沒有好報，」他有點不高興的說。「你今天怎麼回事，儘同我撻扭，再要如此，我明天不來了，我找朋友去不好嗎？」

他們兩人越吵越利害，趙太太哭了。吵了半天，還是她丈夫下的台，不知怎麼居然把她哄好了，趙太太也破涕為笑了。他一看時間已經不早，便告別走了。

這時屋內漸漸的昏黑下去。趙太太一動不動的，孤零零，冷清的躺在病牀上。

一個看護婦進來擰開電燈，轉身出去抱了那個少婦的孩子進

來。趙太太修的翹起腦袋。

「讓我看看，」這是她第一次的要求。那個看護婦把孩子抱過去給她。趙太太把她一隻手的瘦長的手指輕輕的撥弄那小孩的紅嫩的面頰，還有一隻手伸下去摸摸孩子的小腳指頭，又低下頭去在小臉上嗅了幾嗅。一種不大清楚的，勉強的聲音從趙太太的嘴裏發出來。

「好玩！」她說完便躺下了。

屋內靜悄悄的。小孩吃奶吃累了，一聲不響的臥在她母親懷裏。一陣陣的嬰孩身上的，香噴噴，甜津津的奶花香送到趙太太的鼻子裏來。這時趙太太一見身翻到裏牀去，臉對着牆，兩手一齊擰在被外，喘了一口空悶的，悲痛的長氣：

「唉——我要有那麼一個……」

詩

白河之畔的戀調

宗樹男

(一)

白河之畔，

親愛的！在這裏，

簌簌着香甜的泉水，
叢生着豐嫩的荇艸；

更有成大羣的羊兒，牛兒，
很安適地以遊以遊。

(二)

那精赤着腿兒孩子是誰？
他是東村上周家的福保。

那秀垂着髮辮女兒是誰？
她是西村上殷家的春桃。

他也是牛兒主人，
她也是羊兒乳保。

(三)

大橋上，福保牽着牛兒走到，
春桃趕着羊兒剛剛來了。

這真巧呢：

牛兒頭是八個，

羊兒腿是三十二條！

他們手挽手的行着，

正是天生的一雙兩好！